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n the upper half, there is a building with a large, arched window and a small lantern on the left. Below the building, a decorative wrought-iron fence with pointed tips runs across the width of the cover. The entire scene is rendered in a monochromatic style with shades of blue and brown.

# 侍官采記

下  
冊

宋 乔 著

# 侍卫官杂记

下 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 人 物 表

- 牛敬耳——马歇尔  
汪临机——王陵基  
宋止闻——宋子文  
程呈——陈诚  
柏重喜——白崇禧  
立志社——励志社  
慈休——陈辞修即陈诚  
建森——白健生即白崇禧  
柳持——刘峙  
今符——刘经扶即刘峙  
程不累——陈布雷  
富佐义——傅作义  
董贤观——董显光  
樊劭曾——范绍曾  
荀士恢——熊式辉  
黎中人——李宗仁  
陶西盛——陶希圣  
汪士洁——王世杰

章均迈——张君勖  
郑奇——曾琦  
牧寒——曾慕韩即曾琦  
司徒渥德——司徒雷登  
余大胡子——指于右任  
陈荔甫——陈立夫  
章立生——张厉生  
冯兰有——洪兰有  
伍铁臣——吴铁城  
孙戈——孙科  
余大卫——俞大维  
中心社——中央社  
汪耘武——王云五  
墨得慧——莫德惠  
程贻——陈仪  
吴林——胡霖  
龚容之——孔庸之即孔祥熙  
H.H.——孔祥熙名字英文的缩写  
贺英卿——何应钦  
王人林——黄仁霖  
梅玲——宋美龄  
章季——张继  
白妮——蓝妮

国大之花汤顺君——唐舜君  
柳汉深——刘航琛  
贵詠青——桂永清  
符实——胡适  
实之——胡适之即胡适  
余宾——于斌  
许附林——徐傅霖  
国大之后汪俊瑛——王嵩英  
丁为峰——丁维汾  
圣佐安大学——圣约翰大学  
诸家华——朱家骅  
富思年——傅斯年  
韩利伍——杭立武  
黎正——李真  
孔显容——孔宪荣  
兴文报——新闻报  
胡定昌——吴鼎昌  
古振冈——谷正纲  
卫果——蒋纬国  
吴中楠——胡宗南  
杜玉民——杜聿民  
曾栋国——郑洞国  
廖瑶相——廖耀湘

杜老板——指杜月笙  
申雅甫——孙亚夫  
曾价明——郑介民  
禁果——蒋经国  
邹子尤——周至柔  
孙力人——孙立人  
麦可洛——巴大维  
林姓——林森  
乐君——张岳军即张群  
章穷——张群  
章致钟——张治中  
陈仓奂——陈昌焕  
姜永田——蒋匀田  
严锡三——阎锡山  
梁屯后——梁敦厚  
宋止梁——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  
章蹈凡——张道藩  
马操濬——马超俊  
盛颐——沈怡  
茅仁凤——毛人凤  
汤忠——唐纵  
戴力——戴笠  
程弓侠——陈公侠即陈仪

邵立兹——邵力子  
苟田一——熊天一即熊式辉  
龚二小姐珍妮——孔二小姐令仪  
祝少州——祝绍周  
程岂添——陈启天  
卓顺生——左舜生  
汪雪挺——王雪艇即王世杰  
韦力皇——卫立煌  
汪瑶伍——王耀武  
干奈光——甘乃光  
章尧民——张耀明  
孙折身——孙哲生即孙科  
卫得麦——魏得迈  
黎俊——李俊  
马洪奎——马鸿逵  
真缺德——陈纳德  
余洪均——俞鸿钧  
凌卫——林蔚

×月×日

牛歇耳特使前天下午下山之前来看先生的时候说：“我们在南京见。”我就猜到先生下山的日期一定不会太远，可是没想到今天就走。

今天清早程呈从南京摇了一个长途电话找先生说话，先生在电话上嘟哝了半天，放下听筒后一脸笑容。

“大令，有什么好消息吗？”夫人在旁边问。

“好消息，很好的消息！”先生满脸得意的神情。“大令，我们今天下山怎么样？南京据说这几天已经不太热，早晚都很凉快！”

“今天就走？”夫人看看手表，“现在都快十点钟了。”

“我们十二点钟从这里动身，一点钟到九江，两点半钟就可以到南京。两个钟头的准备，一定来得及！”先生笑着说。接着他又回过头对我说：“找侍卫长来！”

“是的，先生。”我转身就往外跑。

侍卫长听说先生两个钟头后就要下山，简直忙得一头大汗。他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做必要的准备。

我们跟着先生和夫人的轿子经过正街的时候，路旁的人们都以惊愕的眼光注视着。大概谁也没想到先生会这么快下山，而且事前没有一点风声。

我正想这一次那些新闻记者们可漏掉新闻了，哪知道他

们更精，早在小天池等着。

“主席好，夫人好。”他们看见先生和夫人的轿子走过他们的面前就说。

“你们好。”先生很高兴地点点头，并且扬扬手中的呢帽。

“我们在南京见！”夫人也说了这么一句。

一到九江我们就坐上早已预备好的轮渡过江到飞机场，江西省主席汪临机带着他的手下在那里恭候着。

“好极了，好极了。”先生对欢送的人们说了这么两句便上了飞机。

起飞之后先生和夫人就在座位里打盹。我坐在后面闲着没事，不由得把怀中瓷器的桃子拿出来把玩一番。

“还不收起来？”老杨一把抢过去，“你这家伙太大胆了！”

他虽然把声音压得很低，可是仍然听得出紧张的口气。

专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时，是两点四十五分。一下飞机就觉得一阵热气；到这会儿，才感到庐山气候的可爱。

在机场迎接先生和夫人的，只有宋止闻，程呈，柏重喜和另外三个要员。

先生和欢迎的人们握手后，又把程呈找到身边，轻轻地吩咐了几句话。

汽车穿过黄埔路的时候，我顿然看见立志社背面替美军新建的一大排营房，大有进入外国地方的感觉。

×月×日

昨天晚上把所有事情都忙完了之后，又是一身大汗。这种情形，在庐山是不会有。

回到屋子时，老杨在洗脸。

“小陈，你预备什么时候到上海去？”他问我。

“当然越快越好，希望就在这三两天内。”我说。

“我觉得你至少应该现在就打个长途电话给她，报告已经回到南京的消息。”老杨正正经经地说。

“太晚了吧？”我看看手表，已经快十一点钟。

“你这家伙太糊涂了，越是晚越可以表示你对她的真心。再说，在上海一般人都过惯了夜生活，十一点算是相当早的。”老杨边说边替我拨长途台。

叫通了长途台之后，他用手按着听筒，回过头来问我：“什么号头？”

“五三六〇九。”我告诉他。

他随即把这个号头报给了长途台：“请你快点接过来，我们这里是侍从室！”

不到十分钟，电话机上的铃就响起来了。

老杨一把拾起听筒：“喂，上海五三六〇九吗？我找林小姐说话。”跟着他就把听筒递给我，笑着说：“我这个副官，可做得到家了。”

“喂，是小陈吗？什么时候回到南京的？”十七姨太的

声音还是那么清脆。

“梅珍，是我。今天下午刚刚回来的；一忙完公事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我说。

“不错，可见得你的心里还有我。”她咕咕地笑。“什么时候来上海看我呀？”

“就在这两天，你知道我是多么急于和你见面的！”我说。

“要不我来南京看你，因为我始终没有到过南京！”她的笑声比银铃还要悦耳。

“好极了！哪一天来？”我兴奋得不得了。

“哪一天由你说，因为得对你方便才行。”她说。

“你就来好了，哪一天对我都方便！”我连忙催促她。

“瞧你那股着急的劲儿，最快也得后天或者大后天——你就等我的电话好了。”她笑着说。“你也该休息了，好在过两天就可以见面。”

挂上电话后，老杨望着我直笑：“怎么样，我这个军师还不错吧？”

“她来南京，住的地方可成问题！”我说。

“小事一段，只要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在首都饭店定一个房间——你交给我办好了。”老杨拍拍胸脯。

×月×日

先生今天在黄埔路官邸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程呈，柏重喜之外，还有几个高级将领。

会议开了三个钟头，由头到尾都是先生一个人在说话，别人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

“慈休，”先生望望程呈说，“你有什么意见没有？”

“报告主席，在发动大规模攻势之前，必须先得到美国朋友的谅解。不然，一定又是半途而废！”程呈说。

“这一点，你们大家尽管放心！”先生笑着说。“只要军事局势发展得对我们有利，美国朋友绝对不会干涉的。”

“主席，”柏重喜接上来说，“我认为政府在目前应该多做些鼓吹和平的工作，让全国人民感觉到政府是有谋取和平的决心和诚意。等到我们发动全面攻势时，老百姓也会明白我们以战争谋取和平的苦衷！”

“好，建森这个意见太妙了！”先生大为赞赏。“这在古人说来，也是三十六计中的一计。”

“是的，主席。”胖胖的柳持忽然自作聪明地说起话来。

“这大概是三国志里面常常提到的‘掩耳盗铃’之计！”

他的话声未绝，大家哄然地大笑起来。柳持的胖脸憋得通红，可是好象完全不明白别人发笑的原因。

“今符兄，”柏重喜忍着笑说，“这只能说是‘釜底抽薪’或者‘瞒天过海’之计，哪里可以说是‘掩耳盗铃’？而且三十六计中，并没有‘掩耳盗铃’这一计呀！”

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我和老杨站在旁边看热闹，可是谁也不敢笑出声来。我以为先生一定会大发雷霆，哪知道他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只是看了柳持一眼。

等到大家都退出去之后，先生把柳持叫住了。

柳持讪讪地站在一边，一句话也没有说。

“今符，你太应该分出一点时间多读些书！不要说起话来，让人家牙齿都笑掉了。听见了没有？”先生皱着眉说。

“是的，主席。”柳持连忙来个立正姿势。

“没有什么事，你走吧！”先生向他挥挥手。

他如逢大赦地摆动肥胖的身体跑出去；一走出先生的办公室就掏出一块手绢擦头上的汗。

“妈的，柳持真是一个大饭桶！”我对老杨说。

“岂但饭桶而已，简直生来就是一个脓包！”老杨说。

“那么先生为什么还要用他？”我问。

“不用他又怎么样？好歹他是先生的直系将领——至少先生可以信得过他。”老杨说。

就在这个时候，先生又下令找程不累。

程不累赶来时，先生正在睡午觉。我们就请他先在办公室里等一等，因为谁也没有把先生叫醒的胆子。

先生这一觉起码睡了一个钟头，可把程不累憋坏了：他饭可以不吃，但是香烟却不能不抽，在先生的办公室里，根本没有人敢抽烟。

“不累，害你久等了。”先生出来看见他时就说。

“哪里的话，这是我分内的事。”程不累受宠若惊地说。

“坐，坐，坐！”先生做个手势，“我今天找你来有两件事：第一，你应该马上通知全国所有党报把政府谋取和平的决心用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第二，你替我拟一个密电给富佐义。”

说到这里，先生回头望我们一眼；我们连忙退出来。

约莫过了一个钟头，程不累才办完他的事。他刚刚走出来，就从怀中掏出烟盒，拿起一支香烟点着，狂抽了好几口。

“老杨，不累先生的烟瘾可真不小！”我笑着说。

“当然，两个多钟头不抽香烟确实是一件苦事。”他说。

我们回到屋子，刚刚坐下，电话恰巧响起来了。

老杨拿起听筒听了听，顺手就递给我：“小陈，是你的长途电话。”

我的心扑通扑通地直跳，因为我知道一定是十七姨太的电话。

果然，一拿起听筒就听到熟悉的声音：“小陈，真糟糕，我又不能来了！”

“真的吗？为什么？”我的失望在语调中显露出来。

“是呀，我也一样地难受。”她又说。

“那么我来看你好了，明天我就设法请假。”我连忙说。

“不要着急，傻孩子！”她咕咕地笑起来。“刚才的话是骗你的。我已经决定今天晚上来，卧车票都定下来了。”

“那太好了！”我高兴得喊起来。

“明天早上你是不是到车站接我呀？”她笑着问。

“当然，当然要去接你的！”我立刻说。

“好，那么明天早上在南京见！”她在电话中给我一个飞吻，就把电话挂上了。

“老杨，”我回过头来刚要告诉他——他却躺在床上睡着了。

我使劲推他一下，他吓得从睡梦中跳起来：“什么事？”

“她今天夜车来！”我对他说。

“那岂不是明天早上就到了，你们这叫做久别胜似新婚！”他哈哈大笑。“对了，我现在就得替你们到首都饭店定房间，否则真要变成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 ×月×日

我本来应该是明天休息的，可是老杨愿意今天替我。他认为十七姨太在南京最多只停留两三天，我应该好好地陪着她。

“小陈，”他笑着说，“她就是你的铁饭碗，能够把她笼络好，你下半辈子就绝对没有问题！”

“岂有此理！”我笑着骂他，“你简直把我当作‘工党’！”

“当‘工党’有什么关系？反正你是财色兼收！”他说。

今天早上我六点半就到了下关车站，夜快车是七点零五分进站的。

我连忙迎上前去，心里扑通扑通乱跳。

十七姨太早就伸出半个身子在车窗外，向我不断地招

手。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上去，拉着她的手直摇。

“梅珍！”我只叫了她一声，别的话一时也想不起来。

“小陈，你还是那样，并没有变！”她的声音充满着喜悦。

“你也没有变，还是那么年轻！”我笑嘻嘻地说。

“真的吗？不许骗我！”她高兴极了。“你今天怎么有工夫？等一会儿要不要回去上班？”

“你来，我没有工夫也得变成有工夫。”我上车把她的手提箱拿下来，另外一只手搀扶着她。

“是老杨替我上班的，他放弃了休息——因为他认为我们两个人应该好好地团圆一下。”我继续说。

“哟，瞧不出老杨这人倒是粗中有细的；他也很够朋友！”

我们一直就去首都饭店，在问讯处问好了老杨替我们定下来的房间。

“这个旅馆相当蹩脚！”十七姨太在房间里到处打量了几眼后说。

“在南京，这就是最好的饭店了。从前美军顾问团的军官们都住在这里！”我告诉她。

侍役刚刚走出去，我就一把拉她到怀中说：“梅珍，你知道我多么想念你！”

“真的吗？你没有想错了人？”她故意和我开玩笑。

“梅珍！”我紧紧拥抱着她，“哪有这样说话的？”

“和你开玩笑的，”她用手抚摸我的头发，“其实，我还不是一样的想念你！”

“时候还早，我们还可以休息一下。”我顺手把窗帷放下来，房间里又变成了黑夜。

我们醒来时已是下午两点，我望着她直笑。

她象旋风似地跑进洗澡间，哗啦哗啦地放起水来。

“小陈，我们下午上哪里去玩？”她高声问。

“听我的好了，”我说，“我是最好的向导！”

## ×月×日

昨天下午我陪着十七姨太逛玄武湖，在湖上盘桓了很久。

“风景不错吧？”我问她。

“不错，”她笑着说，“在上海找这么一片地方就不容易！要把玄武湖搬到上海可值钱了。”

“为什么？”我随口问。

“你这个傻瓜！”她轻轻地打我一下，“因为上海的地皮值钱呀！”

晚饭是在夫子庙吃的，我把她带到六华春。老万全和大集成我都不敢去，因为这两家都有女招待，而我又和她们闹惯了。万一被十七姨太看穿，岂不糟糕！

我们是在夫人吃过饭的那个房间吃的，那个茶房看到十七姨太满身珠光宝气，拼命地奉承一番。

他搬过来一张有靠背的椅子给她坐，笑着说：“这张椅从前是主席夫人坐过的！”